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

葛剑雄 主编

# 马衡讲金石学

MaHeng Jiang Jinshixue

马衡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方式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金石学。古代人类所遗留之材料，凡与中国史有关者，谓之金石类之遗文，或曰学概要·第一章金石学之定义及其范围》）

封格，皆是也。以度，人多莫能详之。段玉裁注《说文》，至谓“人类所遗留之材下可施于竹木。”（上部墨字注）不知古人封格，正概要·第一章金石学之定义及其范围》）

世遂知其物。人多莫能详之而未之详考也。王静安著《简牍检署考》，汇集旧说，证以可施于竹木。”度形式，于是书契玺印之为用始明。——（《中国金石学百年来封泥出土铜器》）

商之末季之详考也。王静也。据此则吾人可信商之末季已完全入于铜器时代，不能谓其形式，于是书契是时。何则？吾人所见商末之器，其制作之艺术之演进，《器》）之艺术。然则始入铜器时代之时，至迟亦当在商不谓之铜器。据此则吾人可之铜器时代，必数商周二代，其时期约历千五百年以后，铜器时。何则？吾人代兴矣。——（《中国之铜器时代》）

遗文，校《说文》之所谓籀文，多有合者。如其《史籀篇》之遗字，为《仓颉》，而犹存于秦刻者也。然则文字之类小篆而较繁复，似宗周彝器之文而较整齐一以前之秦文，亦即《史籀篇》之文，可断言也。——（《石鼓为秦刻石考》）

度，人多莫能详之。段玉裁注《说文》，至谓“用玺书，印章必施于帛而下可施于泥，正适用于竹木也。近百年来封泥出土，刘喜海为定其名于用之法，尚未之详考也。王静安著《简牍检署考》，汇集旧说，证以实物，求得玺印之为用始明。——（《中国金石学概要·第三章历代铜器》）

# 马衡讲金石学

MaHeng Jiang Jinshixue

马衡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衡讲金石学 / 马衡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1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 第3辑 / 葛剑雄主编)  
ISBN 978-7-80729-631-7

I. 马… II. 马… III. 金石学—研究—中国  
IV. K877.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6945 号

书 名 马衡讲金石学  
著 者 马 衡  
责任编辑 韩凤祥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 180 号 邮编:226300  
开 本 787×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631-7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3—80237871)

# 《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总序

葛剑雄

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有了前人的成果,后人才能有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前人的成果,后人不得不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未必能达到前人的高度,“广陵绝响”是人类学术史上经常不得不面对的千古遗憾。要是人类的学术研究成果始终能得到传承,人类能取得的进步肯定要大得多。

秦始皇时代,多数儒家经典被付之一炬,或者被禁止传播。博士伏生将《尚书》藏在墙壁间,秦汉之际的战乱过后大部分已经遗失,只剩下二十九篇。伏生就以此为基础,终身传授《尚书》。在他九十余岁时,汉文帝派晁错去他家学习。此时伏生已口齿不清,由他女儿转述才大致完成传授。尽管由于双方所操方言的差异,导致晁错的一些误解,但基本内容还是得以流传。“薪尽火传”,靠的是火种不灭。中华文明能够长盛不衰,并发扬光大,靠的就是一代代的火种。

印刷术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书籍的流传,但人为的破坏还是会使得有些书籍从此毁灭,往往使一门学问后继无人。而且,对严谨的学者来说,总会有一些研究的心得或某项具体成果来不及整理成文,或者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只能靠口耳相传。

从孔子杏坛讲学,到现代大学开设的各种课程,讲课一直是传授学

术的重要途径。学者的论著当然应该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主,重在创新;但讲课的目的是向学生传授,应该系统总结某一方面的学术史和全部成果,并不限于教师本人的研究领域和成果。中国的学术传承过程中,相当多的学者毕生从事教学,并没有留下什么个人著作,却使学术的薪火代代相传。而且,以传授学问为目的的讲稿或著作会较多注意受众的接受能力,更适合普及的要求。由于时代所限,这些著作在引文方面经常有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现象,甚至有引文错讹之处。本次整理中均未作修改,以存学术著作原貌。

20世纪是中国学术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中国的现代学科都是在这一阶段建立起来的,中国的传统学术也在这一阶段实现了现代化转型,或者在现代学科中得到延续。但20世纪前期天灾人祸频仍,加上种种学术以外的原因,不少学术成果无法正常传播,有些虽未失传,却长期无人问津。直到近年,还有些自以为颇有发明创新的论著,其实只是由于没有充分了解前人的学术积累而作的无效重复。还有些学术论著虽曾发表,但流传不广,今天更不便查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近年来,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整理和出版(包括重版)名家的讲义、讲稿及普及性的学术论著成为当务之急。凤凰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丛书,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 目 录

中国金石学概要 .....	( 1 )
绪论 .....	( 3 )
第一章 金石学之定义及其范围 .....	( 3 )
第二章 金石学与史学之关系(缺) .....	( 4 )
分论 .....	( 5 )
第三章 历代铜器 .....	( 5 )
第四章 历代石刻 .....	( 45 )
第五章 金石以外诸品 .....	( 70 )
第六章 前人著录金石之书籍及其考证之得失(缺) .....	( 78 )
结论 .....	( 79 )
第七章 今后研究之方法(缺) .....	( 79 )
第八章 材料处置之方法(缺) .....	( 79 )
铜器 .....	( 81 )
中国之铜器时代 .....	( 83 )
戈戟之研究 .....	( 87 )
汉延寿宫铜镫跋 .....	( 91 )
北魏虎符跋 .....	( 92 )
石刻 .....	( 95 )
石鼓为秦刻石考 .....	( 97 )
明安国藏拓猎石碣跋 .....	( 104 )
汉三老赵宽碑跋 .....	( 106 )
汉司徒袁安碑跋 .....	( 109 )
汉司空袁敞碑跋 .....	( 110 )

晋荀岳墓志跋	(112)
北魏墓志跋六种	(115)
保定莲花池六幢考跋	(121)
石经	(123)
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	(125)
石经词解	(134)
魏石经概述	(141)
汉石经集存原序	(145)
汉石经易用梁丘本证	(147)
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附 钱玄同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 今文易的篇数问题)	(150)
汉石经《鲁诗》校文	(159)
汉熹平石经《论语·尧曰篇》残字跋	(161)
魏正始石经尚书多士及春秋文公残石跋	(163)
宋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石刻校释	(164)
晁公武刻古文尚书残石跋	(171)
度量衡制度	(173)
历代度量衡之制	(175)
隋书律历志十五等尺	(182)
新嘉量考释(附 新嘉量表)	(188)
湿仓平斛跋	(196)
书籍制度	(199)
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	(201)
记汉居延笔	(212)
汉永光二年文书考释	(216)
汉兵物簿记略	(218)
序跋杂文	(223)
谈刻印	(225)
新郑古物出土调查记	(235)
南京朝天宫发现之古迹	(239)
封泥存真序	(242)
金石杂记	(243)

# 中国金石学概要





## 绪 论

### 第一章 金石学之定义及其范围

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古代人类所遗留之材料，凡与中国史有关者，谓之中国金石学。

凡甲骨刻辞、彝器款识、碑版铭志及一切金石、竹木、砖瓦等之有文字者，皆遗文也。其虽无文字而可予吾人以真确之印象者，如手写或雕刻之图画，明器中之人物模型及一切凡具形制之器物等，皆有意识之作品也。

由上所言，既名金石学，而范围乃不仅限于金石者何欤？盖有故焉。试先述其名称之由来及学科成立之概况。

商周之时，所谓金石者，皆指乐器而言，非今之所谓金石也。其以金与石并举，而略同于今之定义者，盖自秦始。《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群臣奏议及始皇二世诏书，多曰金石刻，或曰金石刻辞。其意盖欲以文辞托之不朽之物质，以永其寿命，故合金与石而称之曰金石刻或金石刻辞。后世称此类刻辞，谓之金石文字，或竟简称为金石。

五代以前，无专治金石学者。昔傅山问阎若璩，“此学始于何代何人”，阎举七事以答之。王鸣盛为钱大昕作《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又续举十一事。李遇孙辑《金石学录》，其第一卷中皆辑自经典、《史》、《汉》以及唐五代者，并阎氏王氏所举者计之，亦不过四十余事。此四十余事中，不皆属于考证。其有可以订讹补缺者，亦皆一鳞片甲，不能成家。有宋一代，始有专攻此学者，欧阳修《集古录》为金石有专书之始。自是以后，

吕大临、薛尚功、黄伯思、赵明诚、洪适辈，各有著述，蔚为专家。郑樵作《通志》，以金石别立一门，侪于二十略之列。而后金石学一科，始成为专门之学，卓然独立，即以物质之名称为其学科之名称矣。

宋以来之为此学者，大致分为二类。其一可名为古器物之学，不论其为金为玉，不论其有无文字，凡属三代、秦、汉之器物，皆供赏玩者是也。其一可名为金石文字之学，不论其物质之为何，苟有镌刻之文字，皆见采录者是也。故此二者之范围，最初仅限于器物及碑碣，其后乃渐及于瓦当砖甃之属。至于今日，古物出土之种类，日益滋多，殷虚之甲骨，燕齐之陶器，齐鲁之封泥，西域之简牍，河洛之明器等，皆前人著录所未及者。物质名称虽不足以赅之，而确为此学范围以内所当研究者。故今日之所谓金石学，乃兼古器物学、金石文字学而推广之，为广义的学科名称，非仅限于狭义的物质名称已也。

## 第二章 金石学与史学之关系(缺)

## 分 论

### 第三章 历代铜器

考古学家谓人类进化之阶，由石器时代进而为铜器时代，更进而为铁器时代。中国当商周之时，铜器最为流行，是为中国之铜器时代。今日流传之古铜器，十之七八为其时之物，文字花纹制作皆工细绝伦。吾人观其艺术之精，即可想见当时冶铸术演进之程序矣。古籍中于金工之事记载详备者，当推《考工记》一书（《考工记》虽以补《周礼·冬官》之阙，犹不失为东周时之书）。《记》言：“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凫氏为声，栗氏为量，段氏为铸器，桃氏为刃。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锤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此言分职及合金之品数也。六职各条，则言诸器制作之法也。又篇首云，“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则言百工之事世继其业也。分工则其艺专一，世业则其术精进，无惑乎商周时代铜器之多且精也。降至秦汉，世工之制虽侵废止，而铜器时代之积习尚未尽除，故尚方服御诸器犹相沿用铜。至于后世，铜之材料渐缺，以之铸钱犹虞不足，遑论铸器。故始而严禁以铜铸器，继而毁器以铸钱矣。今传世诸器，商周为多，秦汉魏晋次之，六朝以后最少者，职是故也。

其名称类别，倭指难数，今括其大要，约分六目：一曰礼乐器，二曰度量衡，三曰钱币，四曰符玺，五曰服御器，六曰古兵。次第述之如下。

#### 一 礼乐器

《礼经》所记礼乐诸器，汉儒笺注已不能无误。后世治礼者，以意为

图，失之愈远。宋人若吕大临黄伯思辈，搜罗古器，探索源流，审释其文字，考订其形制，据《礼经》以定名称，凭实物以正笈注，于是远古法物，始与经文相发明。有清一代，通儒辈出，循是以求，益加精进。汉代经师之失，赖以订正者尤多。较之全凭笈注臆定形状者，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礼器之总名，古人概曰尊彝。有合称尊彝者，有单称尊或彝者。分言之，则烹煮之器曰鼎，曰鬲，曰甗，黍稷之器曰敦，曰簠，曰簋，酒器曰尊，曰彝，曰壶，曰卣，曰觥，曰盃，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罍，曰勺，脯醢之器曰豆，盥洗之器曰盘，曰匱，载鼎实之器曰匕，曰柶，承酒器之案曰禁，盛冰之器曰鉴。其名称往往见于器中，读其铭辞即知为何器。

其为用也，则有宗器，有旅器，有媵器。

宗器用之宗庙。凡曰作宗彝，作祭器，或器名之前著其祖考之名，或称尊彝、宝彝而有蒸、尝、享、孝等字者，皆是也。

旅器用以征行。古者天子诸侯之出，必奉主车，每舍有奠告之礼，《礼记·曾子问》言之详矣。《春秋·左传》曰，“牺象不出门”，《礼记·曲礼》曰，“祭器不逾竟”，则凡师田之祷祠，不得不别作祭器以供之，是谓旅器。













《易·旅卦》释文云，“羁旅也”，孔《疏》云，“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旅”，是旅有行义。故虢叔簠直铭之曰“铸行簠”，公父匱曰“铸行匱”。他若史宥簠曰，“作旅匱，从王征行”，曾伯鬯簠曰，“余用自作旅簠，以征以行”，虢仲簠曰，“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作旅簠”，皆明言征行。旅之为字，异文尤多。有从辵作邇者（曾伯鬯簠，陈公子甗），有从车作旃者（仲叔尊，毛公敦，旧释旅车二字，非），有从车从止作旃者（伯贞甗），有从辵从车作旃者（旅车卣），有从辵、从辵者（单从鼎，芮公鼎，旧释从，疑亦邇之省），有省旅著车者（车卣）。辵也，止也，车也，皆有行义。证以铭辞，求之字义，其为行器明矣。

媵器用以媵女。《说文》（人部）：“佚，送也。吕不韦曰，‘有佚氏以伊尹佚女’。”又（贝部）：“媵……一曰送也。”盖以人送嫁谓之佚，以物送嫁谓之媵，古者佚、媵本一字也。鄒子簠曰，“用铸其簠以媵孟姜秦嬴”，鲁伯厚父盘曰，“作仲姬俞媵盘”，其字正作媵。又有作朕（寿鼎、薛侯匱、鲁伯愈父鬲），作媵（季良父簠），作媵（芮公鬲）者，皆佚、媵二字之省变。凡此诸器，无不著女姓者，尤为以物送嫁之明证。

以上三者,皆礼器之用也。



与礼器并重者,则有乐器。乐之八音,金居其首。传世之器,种类不多。今就所见者约略举之,惟钟、鼓、鐃、铎等数种而已。尚有非金属之乐,如埙,如磬,亦附述于后。

古之礼乐器,祭祀与燕飧共之。故钟鼎之铭虽言祭祀,亦有兼及燕飧者。如邾公华钟云,“以恤其祭祀盟祀,以乐大夫,以宴士庶”,先兽鼎云,“作朕考宝尊鼎,朝夕飧厥朋友”,明燕飧与祭祀同器也。亦有不言祭祀而独举燕飧者,所见惟许子钟、邾公轻钟、子璋钟、簠鼎、赵曹鼎、歆敦等数器,是或专供燕飧之用者欤?


**鼎** 鼎本象形字。商器有作父己宝鼎,其字作,象三足两耳硕腹之形。《殷虚书契》(卷八第七叶)有字(卜辞皆以鼎为贞,与许说合),犹不失其形状。其后渐趋整齐,由而变为 (《书契》卷七第三十九页,与鼈鼎字略同), (同上), (师奎父鼎)、 (毛公鼎),最后乃成小篆之 (目之变为,犹之变为)。其为卦也,巽下离上,有烹饪之用,孔《疏》所谓就用释卦名也。于字则象其形,于卦则明其用,二者本不相涉。许氏引《易》以解字形,谓“象析木以炊”,求之六书,转不可通。

古人制器,本以应用,故鼎之大小虽无定,而形制则皆有足有耳。足者,虚其下以待爇也,圆者三足,方者四足。三足为鼎之常制,故古人多以鼎足表三之数。耳者,所以贯铉而举之也,故多在唇上。其在唇外者,则谓之附耳,《尔雅》(《释器》)所谓“附耳外谓之钁”是也。所以附耳于外者,为其可以容盖也,故附耳之鼎,皆莫不有盖(凡礼器之无盖者,则覆之以布,是谓之罍)。汉鼎多短足附耳有盖。盖有三耳,仰之则成三足。其制自六国时已然。夫鼎足本为炊爇而设,短则不能置薪,不几等于虚设乎?然由此可以推知灶之设备,盖至晚周时始完,其先之所谓灶者,不过指炊爇之所而言,炊爇时仍各于器下置薪,不似后世之指炊爇之具也。

**鬲** 鬲亦鼎属。《尔雅》(《释器》):“鼎款足者谓之鬲。”郭《注》云:“鼎曲脚也。”《史记·蔡泽列传》索隐云:“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今验之于器,足皆中空,始信司马贞之说较郭璞为有据。所以必空其足者,取其近火而易熟也。其制三足,略与鼎同。腹硕而口较欹,不皆有耳,此为异耳。

其字亦象形，许君谓“象腹交文，三足”。单伯鬲作, 召仲鬲作, 其形最肖。

**甗** 甗之上体似鼎而无底与足，下体似鬲，中著以箄。有上下各为一器者，有合成一器而不能分者，有以机钮连属二器俾可开合者。其制多为圆形，然亦有如方鼎之制而下承以四足者。《考工记·陶人注》引先郑云：“甗，无底甗。”《说文》(瓦部)：“甗，甗也。一曰穿也。”(段玉裁改为一穿，然箄不止一穿，其义仍未安。)是其为用正如今之蒸笼，所以承水升气于上也。三代以后，形制微异。潍县陈氏藏汉渔阳郡孝文庙甗，上器如盆，有盖，下器如洗而腹较深，中有箄，不作上鼎下鬲形。铭文称为铜甗。吴大澂《恒轩吉金录》有平阳甗，制如孝文庙甗之下器，铭文称为麇甗。端方《陶斋吉金录》有晋釜，上下二器，与孝文庙甗同，铭文称为铜釜。则汉晋之制大略相同矣。

《说文》于鬲部收麇字，曰“鬲属”，于瓦部又收甗字，曰“甗也”，其实麇、甗为一字。鬲之重文作甗，则甗当为麇之重文明矣。惟见于商周器铭者又皆作献(从虎，从鼎，从犬，郑大司甗省鼎、甗省虎独不省犬)，无作麇或甗者。《殷虚书契》(卷五第五页)有字，释作甗，正象器形。是又最初之象形字矣。

据《考工记》言“陶人为甗鬲”，是鬲甗皆为陶器，后乃有以铜制者(古器本不皆用铜，今所见礼器皆铜者，盖以铜仿制之耳)。但今出土陶鬲甚多，而陶甗则未之见。

鼎、鬲、甗同为煮器，用各不同。旧说鼎用于肉馐，鬲甗用于粢盛。今验之器铭，鼎盖兼有二者之用。有曰鬻彝(史颂鼎)，鬻牛鼎(智鼎)，脍鼎(趋亥鼎)者，用于肉馐者也。有曰饗鼎(戈叔鼎)，鬻鼎(釐鼎)者，用于粢盛者也。鬲则曰鬻鬲(白浅父鬲)，饗鬻(戏伯鬲)，甗则曰用鬻稻粱(陈公子甗)，皆只供粢盛之用。《仪礼·士丧礼》，“夏祝鬻余饭，用二鬲于西墙下”，《世说新语》(夙惠)，“陈元方季方炊……忘著箄，饭落釜中成糜”，是皆以鬲甗煮粥饭之证也。

鬻鬻二字，旧释不一。且有以铭中直称作鬻(尚鼎)，作鬻(游妇鼎)，而疑为器名者，尤为非是。

鬻，盖盎字。《说文》(皿部)：“盎，黍稷在器以祀者。”前人以盎盛非鼎实，遂不敢确定。今知鼎之为用，兼任粢盛，则鬻之为盎，复何疑义。

鬯字，王静安谓从匕肉，从爿，从鼎，有匕肉于鼎之义，引申而为进为奉。历鼎应公鼎之“夙夕鬯享”，即《诗·周颂》之“我将我享。其说是也”。

鼎称鬯鼎、鬯鼎，犹壶称醴壶（郑楸叔宾父壶），盘称頰盘（鲁伯愈父盘），就其用以言之也。所谓作鬯、作鬯者，偶未著其器名，非即以之名器，是犹旅器之曰作旅（夔王彝），剩器之曰作剩（稣冶妊鼎）耳。亦有非鼎而以鬯名者，如敦曰作宝鬯（来兽敦），作尊鬯彝（龙姑鼎敦），作鬯彝（史颂敦，宗妇敦），簠、壶、角、盘、鬲、甗，皆曰作鬯彝（宄簠、宗妇壶、日辛角、宗妇盘、王作鬯母鬲、妇姑甗），或为黍稷器，或为酒器，或为盥洗器，皆与匕肉无涉。其中如史颂敦、妇姑甗及宗妇敦、壶、盘之铭，皆有同文之鼎，其铭辞不差一字。意其时并作诸器，即以同一之铭辞被之，而于鬯字之下著器之共名。其后沿用既久，亦间有用专名者，如伯醴父敦曰“作宝鬯敦”，树仲敦曰“作鬯彝尊敦”，遂成进奉之义矣。


**敦** 敦为盛黍稷之器。其制似盂，或欽口，或侈口。下有圈底，或缀三足，或连方座。旁有两大耳（耳或下垂如珥）。上有盖，是谓之会。盖亦有圈，却置之可以为足。

又有自来图录家所称为彝者，考其形制，亦皆为敦。自《博古图》以敦之小者列入此类，后世相承，遂有彝之一目。此事自陈介祺潘祖荫诸人辨之，而王静安始著其说于《古礼器略说》。

**簠、簠** 簠、簠之用与敦同。《说文》（竹部）“簠，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圆器也”。今验之古器，适得其反。簠侈口而长方，簠敛口而椭圆，与郑说相近。可知汉世诸儒已不能详其形制。甚有外方内圆、外圆内方，互异其说者。不有原器，乌从正之。至其两耳四足，有盖可以却置，则簠与簠初无区别。

簠有以筐名者，所见不下五六器，铭辞有以筐叶均者，有非叶均者，颇疑礼器之簠簠，与筐筥为同类。《诗·国风·采芣》，“维筐及筥”，毛《传》云：“方曰筐，圆曰筥。”其说解亦与簠簠同，故簠得称筐也。近新郑出土古礼器甚夥，中有簠六而无簠。有一器类长方形之盘，底平口侈而四隅略圆，两端有联环，两侧亦各有一环，铭七字，曰“王子婴次之𠄎卢”。《说文》（皿部），“卢，饭器也”。又（凵部），“凵卢，饭器，以柳为之”（《方言》十三作“筥箧”，《仪礼·士昏礼》郑《注》作“莒簠簠”）。其器外花纹







作编织形，花纹上下又作绳形以周匝之，所以象柳或竹编制之状，其为饭器，盖无疑义。第常器用柳，而此则以铜仿制之耳。既为饭器，则其与簠簋同矣。王静安据《隶续》所录魏《三体石经》筯之古文作，以为金文中簠鼎、簠鼎、簠侯敦等器之簠或簠，即筯国之筯。饭器之卢，亦即筯筯之筯。是则簠簋与筯筯，名异而实同也。

黍稷宜温，故敦与簠簋皆有盖。盖亦用以盛，故皆可以却置。审其制作，可以知其用矣。

**尊、罍** 《礼经》称盛酒之器皆曰尊，犹之饮酒之器皆曰爵也。若就其专名言之，则尊为盛酒器之一种。其形圆而硕腹侈口。有朴素类觶者，有有棱似觚者。大者容五六升，小者容一二升。王静安谓“有大共名之尊，有小共名之尊，又有专名之尊”是也。其硕腹欽颈者谓之罍，容量大于尊。《博古图》所收，有容一二石者、有容二三斗者，亦无一定之制。按《诗·卷耳疏》引《五经异义》述毛说云：“大一石。”《尔雅》（《释器》）郭《注》云“大者受一斛”，皆就其大者而言。若山罍、大罍则皆受五斗（聂崇义《三礼图》张镒引阮谏说），《尔雅》（《释器》）又谓“小罍谓之坎”。知罍本有大小之等差，因其名物而异耳。

牺尊象尊之说，自来未有定论。魏王肃于鲁郡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尊，作牺牛形。梁刘杳又谓晋时发齐景公冢，得二尊，形亦为牛象。二子皆凭实验，非逞臆说，自较墨守陈义者为可信。近代收藏家尚有牺尊，其器作牛形，凿背内酒，与魏晋所出者正同。又有鸛尊、凤尊以首为盖，以颈受酒。

尚有作饕餮食人状者，其制尤奇。是皆于《礼经》无徵者也。

**壶** 壶之字象器形，《殷虚书契》（卷五第五页）作，金文作（虞司寇壶）。小篆作，上象盖，下象耳腹之形。黄伯思《东观余论》云：“壶之象如瓜壶之壶，《幽》诗所谓‘八月断壶’，盖瓜壶也。上古之时……因壶以为壶。”按《诗》毛传云：“壶，瓠也。”《庄子·逍遥游篇》说瓠云：“何不虑以为大樽。”《释文》引司马云：“樽如酒器。”知古者有以瓠为酒器者矣。

又有所谓罍者（仲义父罍），制为壶而名为罍。《说文》（缶部）：“罍，瓦器也。”《玉篇》、《广韵》皆云：“似饼有耳。”《诗·小雅》：“饼之罍矣，维